



最美“辅”爱

□ 欧小莎 禹宸

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”取一个“巫”字，成就一生的寄托。2013年6月，璐斯从横县来到防城港，成为市公安局科信科一名辅警。两个月之后，璐斯被确诊为脑膜瘤，需做开颅手术。在最低落的那段时间里，璐斯感受到老巫始终追随她的目光。原先，璐斯和老巫只是同事，在工作中，他们是同事信赖的伙伴，是让领导放心的下属。一次搬家，他们成了邻居。时间，令他们逐渐靠近……

2015年，他们结婚了。两年后，他们的女儿出生了。也正是这一年，璐斯面临第二次开颅手术。老巫和璐斯心照不宣地沉默了，他们俩都知道这一去大约生死未卜。

那场手术整整花了11个小时。当被纱布包裹着的璐斯醒来，第一眼就看到老巫疲倦而又喜悦的笑脸。老巫哽咽着，什么也说不出来，只是紧紧地抱住璐斯……朦胧中，璐斯仿佛看见，老巫就像一束光亮了自己，她觉得，自己又一次清晰地存在着。

“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”第一次见到璐斯时，老巫便觉得她是一个积极阳光的女孩。几个月之后，璐斯请假了一段时间，大家都知道璐斯去做手术，但不知这手术给她带来这么大的改变。璐斯完完全全变成另外一个人，药物的副作用让她变得臃肿，她阳光和开朗的样子荡然全无。关心同事本来就是科里的作风，老巫同情着璐斯，想着小姑娘远离家人，又经受着疾病的痛苦，暗下决心，“能帮就帮吧”。不曾想，帮着帮着，老巫原本单调的生活有了些生气，不知不觉中璐斯已然变成老巫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
老巫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《绿里奇迹》，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拥有一种能把别人身上的病痛吸走的超能力。老巫有一段时间曾梦想着，第二天一醒来就能拥有把别人的病吸走的超能力。没想到，他真的拥有了。他不知道把谁的强直性脊椎炎吸了过来，这种不能根治的病，它彻底地“长”在了老巫的身上。老巫感受着锥心的痛苦，也曾埋怨过上天的不公平，后来他转念一想，璐斯生病的时间要长得多，经受的痛苦和迷茫比自己严重得多，她何曾纠结那么多？释然就在一瞬间，世界上除了生和死，别的都是小问题，只要活着，就一定有好事发生。

同事们经常开老巫和璐斯的玩笑，说他们每时每刻都在谈恋爱，上班见，下班见，日日见，时时见，即使是老巫加班，璐斯也陪着。这是一份需要怎样坚守的爱情啊？他们在朝朝暮暮的陪伴中品味平凡的幸福，共同面对疾病“造访”……哪怕是又面临着第三次开颅手术和若干次的化疗。

老巫和璐斯从事辅警这么多年，从未有换工作的想法。组织的关爱，让他们找到归属，有存在感和认同感。共同的事业，延展老巫和璐斯相爱的轨迹，让他们走到一起；同事的照顾，组织的关怀，温暖着他们的心。

汪曾祺说过：“人活着，总要爱着点什么，恰似草木对花的情谊”。老巫和璐斯遇见彼此以前，做辅警是各自的选择；相爱之后，做辅警是他们共同的选择。璐斯说，老巫就是她们母女俩的未来。但其实，他们是彼此的将来，是他们，守护着防城港的安全。天不老，情难绝，老巫和璐斯执子之手，看最美的夜空！

(作者单位：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公安局)



□ 季宏林

清晨，去菜市场，见一乡下老人在卖桑椹。桑椹挤在一只盆子里，一颗颗，乌黑发亮，好像乡下姑娘黑宝石一般的眸子，又好像庄稼汉子紫黑色的脸庞。

我买了些，尝了尝，甜中有酸，酸中有甜。小时候，我们管桑椹叫桑树果子。桑树果子，多简单、明了的名字，就像乡下孩子的乳名，叫起来，既顺口，又亲切。

在乡下，桑树遍地长，攻城掠地似的，占领一个又一个村庄；占领一段又一段堤坝。成了乡村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

桑叶，翠绿色，呈心形，好似孩子们的一颗童心，那里面装着多少梦想啊。

桑树上，常趴着一种土黄色的天牛，专咬啮树皮、树叶，吸食汁液。我们捉住它，捏着它的两只长犄角，让它凌空张牙舞爪，“咯吱咯吱”地叫出声来。

乡亲们采来一篮篮桑叶，堆放在盆里，用力揉搓，一股浓绿的汁液顺着指缝溢出来，越积越多，越来越浓绿。村里的大人、孩子常用桑叶汁洗头。

姑娘们解开长辫子，在桑叶汁里一遍遍搓洗，洗净后的长发变得乌黑发亮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。据说，经常用桑叶汁洗头，头上不生虱子，不生疔子。

自古以来，人们就有养蚕桑的习俗。《陌上桑》诗曰：“罗敷喜蚕桑，采桑城南隅……”田间小路上，植有一片桑树林。彼时，阳光明媚，草木青翠。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立在桑树下，仰着脸，伸出纤纤素手，采下一片又一片桑叶。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诗意的画面啊。

桑树很结实，适宜制作扁担。挑柴，挑水，挑粮食。农家的生产生活，哪一样离得了扁担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扁担就好比战士手中的钢枪，时刻握在手中。家家户户总有几条像样的扁担。

担，而主人最爱惜的还是那条桑树扁担。我叔叔力气大，一担能挑几百斤。他凭着一副健壮的身板，一条结实的桑树扁担，养活了一家人。

当然，孩子们最爱的还是桑树果子。入夏后，雨水一天天多起来，阳光一天天烈起来，桑树果子颜色一天深似一天，由青色变成紫红色，由紫红色变成紫黑色。嘴馋的我们可没有那个耐心，往往还未等桑树果子成熟，就爬上树摘着吃。虽说有些酸涩，依然吃得津津有味。

上学时，常路过邻村。有一户人家的桑树十分高大，结的果子又大又甜。那些紫黑紫黑的果子挂满枝头，闪着如黑宝石一般的光泽，特别诱人。我们脱下鞋子，悄悄地爬上树，一个劲地摘，一个劲地吃。那果子酸酸甜甜，味道好极了。等我们吃饱了溜下树，这才发现自己的鞋子不见了。原来是这家主人收走了我们的鞋子。我们只好嬉皮笑脸地上门讨要。其实，主人并不是吝惜他家的桑树果子，而是担心摔着我们了。

桑树浑身是宝。叶为桑蚕饲料，木材可制器具，枝条可编箩筐，桑皮可造纸原料，桑椹可供食用，酿酒，叶、果和根皮可入药。

古时候，与桑树一样被看重的，还有梓树。《诗·小雅·小弁》中写道：“维桑与梓，必恭敬止。”古人常在家屋旁栽种桑树和梓树，又说家乡的桑树和梓树是父母种的，要对它表示敬意。于是，后人用桑梓比喻故乡。

(作者单位：安徽省无为市公安局交警大队)

漫画/高岳

在西沙河摸鱼

□ 孙培元

7月到9月，是摸鱼的好时节。西沙河是辽河的一条支流。河滩很多。每周都涨潮，鱼虾从大海来到小河边。落潮时，孩子们摸鱼的好机会到来了。

伙计们光着脚丫子，穿着背心短裤，奔向西沙河。没有任何渔具，摸鱼仅凭双手。河道有几米宽，摸鱼的姿势很固定，并排，都跪在水里，向前爬行。河里少有其他杂物，我们不用担心膝盖被划伤。鲶鱼、黑鱼不好摸到，嘎鱼最难，因为它身上有刺，被刺了，很疼的，但嘎鱼味道最好。那时候野生鲶鱼是很多的。这些鲶鱼有一个特点：大热天，它们都喜欢躲到洞里去“避暑”，一般在水中大树根须的下面，石头的下面。知道了鲶鱼的这些特性和它藏身的洞，摸它们就容易多了：手慢慢地伸进树的根须下面、石头下面，就会感觉好像接触到了清凉凉、滑溜溜的鲶鱼的皮肤。这时候，不能激动，一定要沉着，手要牢牢地抓住鲶鱼的头部，慢慢将它挪出洞外，千万不能抓它身体的中间部位，否则就前功尽弃了——鲶鱼在洞里面的时候是很“老实”的，手摸到它的时候它也不动。可是，你一旦把它捉出洞外，它就拚命地挣扎。如果你没有捉牢它的头部，再加上它的身体又黏又滑，拿出洞外，它扭动几下，就会挣脱你的手逃跑了！让你懊恼不已！——要领和方法记住了，就不愁可以摸到很多鲶鱼了。

嘴里叨着编织袋，双手在水里四处划拉。河里最多的还是

海鲶鱼，这种鱼在水里比较“傻”，喜欢在水底钻洞，洞并不深，两侧都有出口，只要我们的手在水底碰到小洞口，精神就立刻为之振奋。如果一不小心，手碰到海鲶鱼，它会一下子跑掉。不过一般的海鲶鱼直到我们的双手狠狠地捉住它，它还是没啥反应。两三个小时，编织袋就能装到三四斤。7月时海鲶鱼比较小，到9月就长得有三四两重了。带着这样的丰收的“果实”，我们一路比较着谁摸到的最多，最大，自然要大声地炫耀一下：“哈哈，我捉的最多了！”“我捉到了最大的！”

回到家，我总是把装鱼的那个编织袋拿到母亲面前：“这是我摸到的。”每当这个时候，母亲总是嗔怪地说：“又捉了这么多的鱼，看看你弄得满身都是鱼腥气呢，快去洗洗吧！”

我们摸来的海鲶鱼当天吃不完，母亲会把鱼用盐腌渍一宿，第二天拿到太阳底下晾晒。或者用锅煮熟后晾成鱼干，家乡人叫它锅煲鱼，容易储藏。冬天的火炉升起来了，餐前取出几条晾干的海鲶鱼放在炉火上烤黄，听到鱼的腹部发出啾啾的油响，便知是熟了，用以佐餐，别有滋味。

时光悄然流逝，可是并没有带走我少年时摸鱼的欢乐记忆。在异乡的日子里，我时常想起在故乡的西沙河摸鱼的许多趣事，想起在宁静的夜晚，伴着飘着鱼香的炊烟。

现在，我眼前就是那条西沙河，在月光皎皎的夜色里悄然向南，流向辽河，流向渤海湾。

(作者单位：辽宁省盘锦市城管执法局)

行墨间

□ 赵秋波

一种释然的心境
那是我指尖挥毫
哲思中墨染流年
用文字编织的
一个对秋日浓浓情怀
再度相逢轮回的季节
我用一片心
感悟与倾诉着
清逸与超然
生命绵延的深邃之美
吟唱着如歌的行板
简单汇集的隽文
是我踏寻在文字中
抒发对秋韵的情愫
体验着人与自然相容
获取的超脱与悟语

(作者单位：山西省阳泉市公安局西城分局)

晚风之夏

□ 胡旬

卷过绿萝的风
被染成了青绿色
湿润润地扑上脸
茉莉花儿一簇簇
躲在翠叶后面悄悄地笑
那纯洁的小小的白
美得让人心动与疼惜
斑鸠太太的一串短促呼叫
引出姗姗来迟的斑鸠先生
夫妻俩点点头
映着天边的火烧云
归到了树丛的小巢里
运河上笨重的大货轮
拍着波浪越过融光桥
河面上的灯影被打碎
化作无数纷乱的时光
夜风阵阵和着外婆
手里徐徐的圆蒲扇
夏夜，能不忆江南

(作者单位：浙江省绍兴市消防救援支队)

七夕

□ 柳永建

千年的相思
停在一朵流动的云上
金梭飞舞
多少动人的故事
织成星汉灿烂
谁乘兰舟而来
纤手轻握
心海微澜
没有比泪更咸的沧海啊
在时间之外
在浩瀚天宇
涉过云河
许一万个心愿
这样的夜晚
谁能让满天的星星
开成人间幸福的玫瑰
在山之盟
仿佛很远
牵手的路
也许很长
长得要用一生去走
也许很短
短如今夜的一次凝眸

(作者单位：江苏省如皋市公安局)



观察

刘大庆摄

宣颐斋随笔

□ 王乾荣

北京出租车司机邢桂立以“的士段子”为账号，在短视频平台讲述他和乘客的故事，拉近了人们与的哥的距离，赢得7万多“粉丝”。邢师傅的视频里，麻溜儿的北京话，沙哑的嗓音，不断的包袱，颇有侯宝林、马三立的味道，引得人们哈哈大笑。观众从他的视频中，了解到他们工作的酸甜苦辣。一次，邢师傅拉一位乘客去机场，堵车。乘客催促走应急道。“不行，这个真走不了。”一辆救护车从旁急驶而过。乘客问道：“人家能过，你怎么不能过？”邢师傅说：“人家车里的人是躺着的，您是坐着的呀！”乘客“咣当”在后排躺了下来：“我躺着了！”“还是不行，人家车上面的顶灯能闪，我这个闪不了呀！”乘客被逗笑了，焦急的心情轻松了许多。邢师傅说：“大家喜

俩的哥把车开出文艺范儿

欢看我的视频段子，是觉得产生了共鸣。”(见《北京晚报·“拉活儿”路上的酸甜苦辣》)

北京还有位出租车司机王岩，在车上备有小本子，每每请乘客在上面写几句话。虽然没有心理准备，但是大多乘客会临时起意，给王岩写下最真实、最美好、最朴实的祝福语，如“平安”“健康”“快乐”等等，也有的写下对生活的独特感受，与王岩共勉。短短4个月，王岩的3个本子上有了密密麻麻1687条留言。王师傅觉得，在这个外来人口众多的大都市，许多人跟他一样，从事着不同的职业，每个人都有脆弱、迷惘、艰难或高光时刻。这时候，陌生人的问候、祝福和鼓励，就让人感动和开心。王岩不知道自己能在北京待多久，但他说只要在这里一天，就把这件事做下去。他并不认为只有

文人雅士才相互“赠答”。每天接触形形色色的人，他们的赠言给他以鼓舞和幸福，他也主动帮助遇到困难的乘客——这就是“雅”了一把呀。(见《当代青年·听从你心，无问西东》)

本人现在基本宅家，偶尔出行，看着熙熙攘攘的行人和车辆来来往往，不免感慨，老想着能不能问问他们一下：你们是谁？你们从哪儿来？你们去何方贵干？

我自然联想到乾隆下江南时在金山寺，问禅宗高僧法警：“这长江一天大概过多少条船啊？”法警妙答——两条：一条叫“名”；一条叫“利”。这就是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说的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夫千乘之王，万家之侯，百室之君，尚犹患贫，而况匹夫？”这是啥时候的事儿？王、侯、君咱们不论，我觉得“匹夫”并

非都这样呀。顾炎武不是说过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吗？如果所有匹夫事事只为名利，“天下”会变成什么样？还有什么朗朗乾坤？

“匹夫”即平头百姓，是一个旧称。上面故事中邢桂立和王岩两位师傅，就是如今的平头百姓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我看邢王二位的精神境界满高贵，不愧为新社会的新人。邢师傅拍短视频，王师傅请乘客留言，都不是为了名利。他们的追求简单而朴实，概括为一个词：快乐。为别人送去快乐，自己获得快乐。出租车司机的活儿儿又苦又累又枯燥，有时还受气，但他们没有怨念，不卑不亢，忙忙碌碌，苦中作乐，自我创造，自我放飞，自我成就，把车开出了文艺范儿，让平凡日子过得活色生香，于人于己，完成了一个“互助”，其心可鉴，这才叫“有心人”呐。